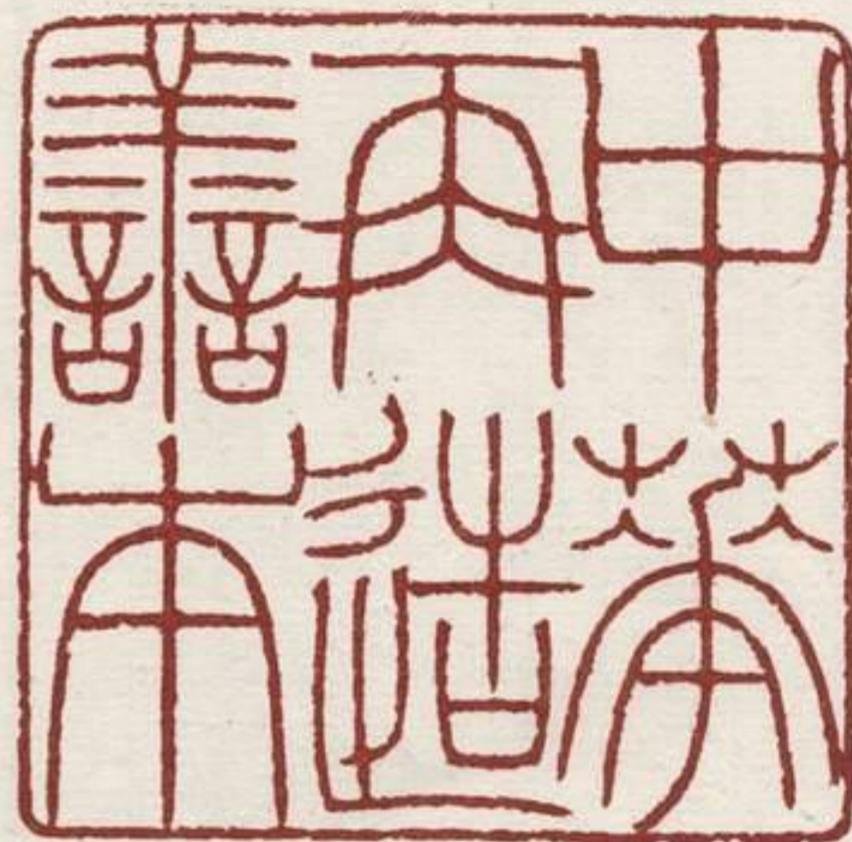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 北京
大學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十九·七釐米
寬十三·一釐米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嘉興魯訔編次
建安蔡夢弼會箋

開元間留東都所作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山名禹貢在河東之西界韋

對峙若天闕焉魯書謂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
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釋氏要覽引釋名寺
嗣也謂治事相嗣續故天子有九寺焉後漢孝明帝
永平十年丁卯佛法初至有印士二僧摩騰法蘭以
白馬駄經像屆洛陽出於鳴臚寺安置二十一年戊
辰勅於雍門外別置寺以白馬爲名謂僧居爲寺自
此始也隋大業中

改天下寺爲道場

已從招提遊

高僧傳天竺國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
將躬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躬自後改招提

爲白馬諸處多取此名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闢提奢唐言四方

僧物後人傳寫之訛以拓爲招又省去闢奢二字只稱招提卽今

十方寺僧是也又僧史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爲招提
之號至唐復爲寺夢弼謂以此考之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

道場其實一也

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

虛一作靈籟音賴簫也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以其背

陽故爲重陰汎寒之地風聲爲天籟水聲爲地籟笙竽爲人籟靈

籟卽風也靈者善也如雨曰靈雨也莊子齊物篇汝聞人籟而未

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月林散清影

萬物之影無如月影最清謂之

謝莊月賦聲林虛籟淪池滅波

到僧

房分外清此言奉先寺之風聲月影皆佳致也

天闕象緯

逼天闕指龍門也王荊公改天闕作天闕蔡興宗考異作天闕

傳昭公二十六年晉趙軾納王使汝寬守闕塞杜預住洛西南闕

口也俗名龍門今河南府東一百八十里有龍山卽禹所鑿三秦

記魚鼈上之卽爲龍否則點額而還兩山對峙如門然故名龍門

龍門者乃天闕門也天有九闕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甫宿於

招提最高之處則身近天闕勢逼於象緯矣庾肩吾禹廟詩侵雲併天闕

此寺如臥於雲霧之中而衣裳皆冷潤也鮑昭升天行詩風餐香松柏雲臥恣天行

令人發深省

省悉井切悟也釋氏有聲聞緣覺耳有所聞

悟未若心解之爲上也其悟道則一如香

寤也

雲臥衣裳冷

山高則多雲霧夜宿



巖和尚一日掃庵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又如道吾聞巫吹角警地大省此得乎聲聞而有所覺者也甫言睡覺忽聞晨鐘今人深有省悟其亦香巖道悟之

儕得於聲聞緣覺者邪

贈李白

李白將爲梁宋之遊故甫作此篇贈之

二年客東都

東都洛陽也

所歷厭機巧

東都自經安祿山史思明再陷之後民物貧窶故機巧趨利風俗薄惡甫二年客居于此覩茲機巧之俗甚

腥

野人甫自稱也謂兵戈之後東都居民肝膽塗地風揚羶腥之氣也

蔬食常不飽

謂物之踊貴也趙子

機

曰此意侶雖日見羶腥之物而其食猶未厭乎藜藿所以對之而增愧則甫之貧困可見矣

豈無青精飯

卞園

機曰此意侶雖日見羶腥之物而其食猶未厭乎藜藿所以對之而增愧則甫之貧困可見矣

日青或作菁一作粧一作飴一作餉一作粹按陶隱居登真隱訣青飯

東海小童方也又云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飯法方授王褒訊音

迅注云飴之言餐也謂以酒蜜藥草葷餐浸而暴之內外諸書並無此字惟施於今飯之名耳又云以南竹草木煮汁漬米爲之彭祖云大宛有青精先生清靈真人注云南燭冬不凋春色味珍好

亦爲青精也又登真隱訣圓殼十法中二月十一日精石飯注云上仙靈方服之令人童顏又登真隱訣神仙王君青飴飯方云此飯用白米一斛五斗得稻有青衣者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越青

龍稻米是也青米理虛而受氣故當用之取南燭草木葉五斤煮汁漬米炊卽灑之令飯作紺青色服二合填胃補髓殺三虫神仙食之南燭草木樹木而葉侶草一名俟葉一名草木之王神仙傳李抱祖有岷山山人授青精飴飯方又伯高常服青飴飯隱處方臺真誥霍山有道士鄧伯元授青精飯法能冥中夜書又云故服飴否春草生此物易尋謝任伯云世俗無飴字郭忠恕佩觿云瀝申州水名飴爲飯名陸龜蒙用青精飯對白砌裘皮日休詩亦有半月始齋青飴飯移時空映白檀香之句飴内外諸書並無此字今讀作迅學林新編云注此詩者曰梁安成康王秀傳兩韓之孝友純深瘦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青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按青菜爲羹謂之青羹字書青蔓青也書所謂青茅禮所謂菁菹卽此物也甫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菁精飴飯飴音迅謂餐也其法卽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鱉殊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甫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什炊飯名爲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以菁羹爲青精則誤甚矣夢弼謂青精乃神仙之所服食有黃精有青精色黃者爲黃精色青者爲青精亦若天黃地黃人黃也本是一種根浮於上者爲天黃沉于地者爲地黃生干中者爲人黃青精食之既久能益人顏色長年却老也

顏色好

莊子大宗師篇許由曰盲者無以與乎顏色之好

苦之大藥資

卞園曰大作買葛

使我

仙翁語弟子張恭云吾不得治作大藥今當尸解去又丹書抱陽山人藥

曰夫大藥者須煉沙中汞能取鉛裏金黃爲根帶水火煉功深又

鉛爲還丹之祖作大藥之基張道陵得黃帝九鼎法用藥皆靡費

帛家素貧乃不就陶隱居以神丹可成若無

藥白樂天詩恨無大藥駐朱顏

天仙有地仙藥有丹砂黃金爲精食之亦可以駐顏奈何山林之跡如掃謂兵火之後無人

烟蓋嘆東都之不可居也

李侯金闈彥

李侯指白也金闈金馬門士也漢時允待詔必於金馬門白

嘗供奉烟蓋嘆東都之不可居也

林故云金闈彥也

江文通別賤金闈之諸彥

也唐書白傳自知

不爲親近所容求還山帝賜金帶放還或謂白就從祖陳留採訪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是也

亦有梁宋

遊

有一作在梁古大梁今東京汴州也宋古杞國今南京應天府也白時得還與甫同在洛將適梁宋也後在梁亦與甫同

遊按集有遣懷詩曰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爐氣酣登吹臺懷奉視平蕪又昔遊詩曰昔者與高李晚登

單父臺李白集有梁園醉歌曰我浮黃河去京闕掛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欲及大梁平臺間唐書白傳白與高適

同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是也

方期拾瑤草

梁地有香爐峯仙人所居之迹瑤草乃珊瑚樹之類

仙家用以合丹藥服餌時白擺脫翰林之職將以窮討幽趣故爲梁宋之遊拾瑤草以服食蓋自之爲人放蕩不樂仕宦有意於神仙後以入水捉月或者以爲尸解也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爲瑤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江淹登香爐峯詩瑤草

正翕艷注瑤草玉芝也

齊趙梁宋之間所作

望嶽

岱宗夫如何

夫如字語辭也按諸本皆作夫獨師古本作天謂岱宗天猶云楚天之類也岱宗岱山山也今屬

兗州升中告岱于此是山爲五嶽之長也

齊魯青未了

泰山東跨齊魯二國之境眺望其山之青已窮齊魯而其山猶未窮故云青未了也

造化鍾神秀

造化謂天地也鍾聚也秀之氣于此山也晉孫

綽天台賤序天台

陰陽割昏曉

陰陽謂日月也割者分也言天地泰山之高大日月出沒相隱

避迭爲

盪曾雲

盪他浪切滌也曾通作層積也言山之高雲勢積疊而起須臾遍太虛而爲雨以其

有功于民故祀之雲生于山人登山故雲氣盪其曾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張衡南都賦涓水蕩

者山岳之神秀也

。

其智公亦借用之。子虛賤弓不虛發中必決裂公亦借用之也。會當臨絕頂一覽衆山小。登臨山之絕頂

俯視衆山其培塿歟衆山知尊乎泰山衆流知宗乎滄海當安史之亂僭稱尊號天子蒙塵其朝宗之義爲如何甫望岳之作未章之意固知安史之徒乃培塿之細者又何足以上抗巖巖之大者哉孟子盡心上篇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揚子學行篇升東嶽而知衆山之邇迤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

兗州漢之東郡也。公父閑嘗爲兗州司馬。時省侍之故云。趨庭是時張玠客居兗州有分好玠

岱維

青州又海岱及淮維徐州

史記秦本

記始皇東

行郡縣上鄒嶧山與諸

生刻石頌德李斯作文

王餘之所立遭漢中微

未央及建章之殿皆見隱

懷而靈光殿歸然獨存

上文考靈光殿賤序恭

記始皇東

之絕頂

瞻

語鯉趨而過庭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

徐

海岱青徐與兗相接書禹貢海岱維青州又海岱及淮維徐州

史記秦本

岱維

青州又海岱及淮維徐州

史記秦本

岱維

荒城曾殿餘

上文考靈光殿賤序恭

記始皇東

之絕頂

瞻

之絕頂

孤嶂秦碑在

史記秦本

岱維

青州又海岱及淮維徐州

史記秦本

岱維

由切蹠直魚切躊躇猶豫也。甫感時亂文風

不振是以懷古臨眺之際躊躇而不能去矣。

四

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

東嶽雲峰起溶溶滿太虛

東嶽泰山也。公羊傳不崇朝而偏天下者泰山之雲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曰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

驟雨落河

魚

河一作溪

座對賢人酒

魏志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從事趙達問以

醉容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謹偶醉言耳

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怒甚將軍鮮于輔進曰

醉容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謹偶醉言耳

聽他經切聆也長者車指許主簿也前漢陳平

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

相

聽長者車

聽他經切聆也長者車指許主簿也前漢陳平

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

相

邀愧泥寧

泥寧乃定切淖也

騎馬到堦除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

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

纂要天地

日二儀

百谷漏波濤

聞道洪河坼遙

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噭噭舍弟卑棲邑
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把鼈鼈

力

謂無是物以爲橋梁也汲冢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鼈鼈以爲橋梁又王子年拾遺記舜命禹疏川奠岳齊巨川則鼈鼈以爲橋梁

空瞻烏鵲毛

淮南鵠列傳烏鵲填河

燕南吹畎畝濟上

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徐闢深水府

徐關

今齊州爲水所浸盡成水府也

碣石小秋毫

碣石乃冀州海畔之山爲水所沒其細如秋毫也

白屋

杜宇一

之速

吾襄同泛梗

梗古杏切木名

利涉想蟠桃

蟠桃正在齊地東海度索山故因水

留孤樹

白屋已漂矣惟孤樹存焉

青天矢萬艘

天或作雲艘蘇曹切艘船之總名言江天泛漲船行

賴倚天涯釣

賴倚一作倚却

猶

能掣巨鼈

掣尺列切挽也角以掣鼈比職司之大手必能治水河邑之所恃賴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中有大壑其

中有五山名曰大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命禹彊使巨鼈舉

首而戴之迭爲六番六萬歲五山始詩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

一釣而連六鼈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

謝宣城詩江月清無底

蕭然淨客心

樣曹乘逸興鞍

馬去相尋

一作鞍馬到荒林

能吏逢聯璧

晉潘岳字安仁少號奇童夏侯湛字孝若

幼美容觀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

直一金晚來橫吹好

吹尺偽切

噓也古今樂錄橫吹故樂也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成新聲三十入解乘輿以爲益樂後漢以給邊將俗用者黃鸝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簫子赤芸楊望行人十曲也

泓下亦龍吟

一作樽酒宜如此人生復至今白頭蓬晚歲相顧一悲吟泓烏宏切下深兒馬融長留哉近世雙笛從氏起氏人伐竹未及已龍吟

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伴

已上人茅齋

或曰僧齊已也善吟詩知名於唐

已公茅屋下

秋興賦序偃息不過茅屋茂松之下

可以賦新詩枕簫入林

僻茶瓜留客遲江連搖白羽

江或作紅白羽爲扇也南史張融弱冠知名道士六修靜

天棘蔓青絲

天一作蔓一

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王彥輔云釋書楞伽經贊曰善禪師折蓮爲羽名曰羽蓮草圖經天門冬春生藤蔓大如釵股高丈餘葉如回香極失細而疎骨有逆刺亦有滑而無刺者其葉如絲形而細散皆爲天門冬以此考之則天棘誠天門冬也明矣或謂梵語以柳爲天棘僞言耳蓋欲人無所稽考也

酬支遁詞

支遁講維摩經許詢常說問難甫蓋言我空忝爲許詢之流而難覩對支遁所以美已上人也出說支遁詰經支通一藝四座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侶陰鏗

甫美白善五言詩有如陰鏗也陳善阮卓傳武威陰鏗字子堅

如弟兄醉眠秋共被

此暗用事也後海姜肱與弟仲海季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晉祖逖劉琨情好

余亦東蒙客

東蒙山名甫時萬充時也

憐君

綢繆共攜手月同行

月或作日詩衛國風攜手同行

更想幽奇處還尋

北郭生

北郭生指范十隱居也

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

言无塵氣也

落景聞塞杵

落景謂斜陽也江奄雜體詩徘徊落景

七雲對古城

廣雅屯聚也

來吟橘頌

楚詞屈原九章橘頌曰皇甫植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固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可喜兮

曾枝剡棘圓果博兮青黃雜揉文章爛兮精色肉白類可任兮紛緼宜修姱而不媿兮差爾勿忘有以異兮歟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謹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井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誰欲討尊羹

尊音純水菜也甫咀味橘頌之作金張翰

傳翰在齊王冏府固時執權翰畏禍及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神農本草草部尊生水中葉侶鳧春毫細長肥滑三月至八月爲絲尊九月至十一月爲猪尊

笏悠悠滄海情

甫無簪笏之願而欲寄情江海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

宛於爰切漢武紀太初四年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鋒稜瘦骨成

瘦魯作秀

謂馬以神氣清勁不在多肉也竹批雙耳峻

批匹迷切擊也後魏賈思勰欲銳而小如削筒魯國黃伯仁龍馬頌雙耳

如剝箭

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

空闊謂遠也

真堪託死

生

魏劉備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死矣可弩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又晉劉

慕容垂所逼策馬跳五丈澗而脫此皆所謂堪託生死也

驍騰有如此

頗延年褚白馬賦品茲驍騰

萬里

可橫行

畫鷹

素練風霜起

風一作如

蒼鷹畫作殊

作藏各切又

搜身思狡兔

搜與掠同懼也

晉孫楚鷹賦擒狡兔於平原

側耳似愁胡

鷹產於岱山北出於胡地愁胡謂思胡地也

孫楚鷹賦深目蛾眉壯佞性胡隋魏彥深賦立如植木望佞性胡

條鏹光悅而可摘取也

言畫之勢可呼以獵

軒楹勢可呼

言畫之勢可呼以獵

何當擊凡

鳥毛血灑平蕪

暫如臨邑至嶧山湖亭

魯書曰嶧玉篇助麥切鄭印謂嶧當作厝資昔

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山跳徒聊切躍也

暫遊阻詞伯

詞伯謂詞人之長指李員外也

却望懷青闕

青闕地名

李員外之所居也

靄靄生雲霧唯應促駕還

謂天將雨故督車馬速歸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邑人蹇處士等在

坐

北海郡唐之青州也歷下亭在齊州唐之濟南郡也唐書李邕傳開元二十三年邕起爲括州刺史而後

云上計京師以讒媚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杜田云齊州使園今猶有亭子時邕爲青州刺史甫陪

宴于歷下故作是詩也

東藩駐阜蓋

青齊皆山東之國故稱東藩今之太守卽古之諸侯爲王藩屏者也駐阜蓋謂留治于此郡也

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轔

北渚凌清河

北渚卽北海郡清河乃濟河郡北渚與清河蓋相近也

海右此亭古

右一作內海在東而州在西故謂之海右亭古言作之之久也

濟南名士多

齊州唐爲濟南郡名士卽詩題所謂邑人蹇處士等是也

雲山已發興

玉佩仍當歌修

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

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

蘊真愜所遇

謂此亭韜藏真趣俗士莫知惟賢者遇此非常欣

別時多忍此

所役則一人生天地間勞形體疲精神歡會時少怨

一會罷難與公再獲過此甫所悵惜也

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重儲用切再也貴指言李邕賤

甫自謂也

貴賤雖殊其爲事物

甫白謂也

貴賤雖殊其爲事物

甫自謂也

貴賤雖殊其爲事物

甫自謂也

登歷下古城貞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

李邕序

唐李邕傳邕天寶初爲汲郡太守時李之芳

自尚書員外郎出爲齊州司馬作此亭歷下

按此亭乃之芳所創是

詩乃邕爲之芳而作也

詩乃邕爲之芳而作也

詩乃邕爲之芳而作也

詩乃邕爲之芳而作也

詩乃邕爲之芳而作也

吾宗固神秀

吾宗指員外之芳也

體物寫謀良

美吾宗人稟神秀之氣

吾宗人稟神秀之氣能體物景寫其謀

謨創建此亭頗有長過人之智也

陸機文賦體物而劉亮

形制開古跡

舊有此亭而之芳因

智也

陸機文賦體物而劉亮

形制開古跡

舊有此亭而之芳因

智也

海右此亭笑此其術也方乃術也神異經

靈運詩義義曾冰食曹植鬪雞詩主人寂無爲衆賓進樂方

曾冰延樂方

曾與層同積也重也延一作在謂重陰

古月也

近寒之氣排煩暑爽情思可以歡引歡

古月也

近寒之氣排煩暑爽情思可以歡引歡

古月也

雄地理巨壑眇雲莊

按地理志此古城枕太山之麓極爲雄壯又襟帶濟巨壑卽溪壑之接濟水者

按地理志此古莊然莊者也

莊然莊者也

莊然莊者也

莊然莊者也

莊然莊者也

莊然莊者也

是也水氣在天爲雲雲莊卽雲氣屯聚如

是也水氣在天爲雲雲莊卽雲氣屯聚如

是也水氣在天爲雲雲莊卽雲氣屯聚如

是也水氣在天爲雲雲莊卽雲氣屯聚如

是也水氣在天爲雲雲莊卽雲氣屯聚如

是也水氣在天爲雲雲莊卽雲氣屯聚如

是也水氣在天爲雲雲莊卽雲氣屯聚如

是也水氣在天爲雲雲莊卽雲氣屯聚如

是也水氣在天爲雲雲莊卽雲氣屯聚如

氣爽人也張茂先答何邵詩頌促海有餘

氣爽人也張茂先答何邵詩頌促海有餘

氣爽人也張茂先答何邵詩頌促海有餘

氣爽人也張茂先答何邵詩頌促海有餘

氣爽人也張茂先答何邵詩頌促海有餘

氣爽人也張茂先答何邵詩頌促海有餘

氣爽人也張茂先答何邵詩頌促海有餘

氣爽人也張茂先答何邵詩頌促海有餘

氣爽人也張茂先答何邵詩頌促海有餘

易旣有典常含弘知四大

含弘者謂古城廣遠无所不包足見

其有四大之制易坤卦含弘廣大老

子二十五章

出入見三光

太山高大日月星辰迭爲隱見一出

一入皆憑高可以望而見之漢班孟

域中有四大堅典引經緯乾

堅典引經緯乾

穀者民之司命太守民之師師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覩負郭粳稻之稔是知爲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

穀者民之司命太守民之師師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覩負郭粳稻之稔是知爲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

穀者民之司命太守民之師師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覩負郭粳稻之稔是知爲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

穀者民之司命太守民之師師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覩負郭粳稻之稔是知爲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

穀者民之司命太守民之師師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覩負郭粳稻之稔是知爲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

穀者民之司命太守民之師師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覩負郭粳稻之稔是知爲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

穀者民之司命太守民之師師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覩負郭粳稻之稔是知爲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

穀者民之司命太守民之師師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覩負郭粳稻之稔是知爲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

穀者民之司命太守民之師師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覩負郭粳稻之稔是知爲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

坤出入三光

坤出入三光

坤出入三光

坤出入三光

坤出入三光

坤出入三光

坤出入三光

坤出入三光

坤出入三光

安時歌吉祥

安時歌吉祥

安時歌吉祥

安時歌吉祥

安時歌吉祥

安時歌吉祥

安時歌吉祥

安時歌吉祥

安時歌吉祥

從而歌之也莊子大宗師篇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又人間出篇吉祥止止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太守李邕員外李

之芳也是時乃邕唱之於前而甫和之於後也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

清湖指鵠湖也今齊州廨舍中大池是也水北曰陰按地理志

亭居鵠湖之北故云或隱或見於清湖之陰者言昏明異候也句如謝惠連詩行云星隱見是也

觀古玩切諦視也此亭乃圖籍所載後齊築作臺觀遺跡猶存今之芳因其舊跡敞以新亭也

謂此

氣溟濛然而深遂矣

太岳襟帶滄海嶽之氣溟濛然而深遂矣

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

堞徒協切城上垣也

之芳疏鵠湖種圓荷修飾堆堞至今人感思之如召公聽訟甘棠之下後世思之而不忘以爲勿剪勿伐也

謂琴瑟之音哀怨也歷下之城廢興非一代觀今

感昔哀樂之情一寫之琴瑟而已禮記絲聲哀

稱舉也言主人重客故舉觴爲壽

曹植詩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筵秩宴北林

謂此亭居鵠湖之北林木

時具

具今作俱謂賓客畢集于此也謝朓曲水宴詩嘉樂具矣芳宴在斯

謂琴瑟之音哀怨也歷下之城廢興非一代觀今

主稱壽尊客

謂此亭居鵠湖之北林木

哀絲千古心

絲一作絃哀絲

曹植詩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筵秩宴北林

謂此亭居鵠湖之北林木

杜子一

不阻蓬草興得兼梁

謂此亭居鵠湖之北林木

甫吟

蓬牕草戶甫自言貧賤之居皆諸葛亮常作梁甫吟梁甫吟者山東寧無思鄉之情然然對食當歌必有所感傷意謂家不

今客山東寧無思鄉之情然然對食當歌必有所感傷意謂家不阻限東西其興爲如之何猶得兼爲梁甫之吟不亦善乎三齊畧記載諸葛亮梁甫吟曰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壘正相促借問誰家家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余按晏子春秋曰景公畜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人見晏子不起晏子見景公請去之乃使人餽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一搏特猾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母與人同矣接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河龜啣左驂以入底柱之流治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行九里得龜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龜頭鶴躍而出津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母與人同矣二子恥功不及而自殺古冶子亦自殺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任城屬兗州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來看洗馬森木亂鳴

蟬麥熟經時雨浦荒八月天晨朝看白露月令仲秋之月白露降

降遙想舊青壇

想一作憶幽詩九月授衣故公因白露降想入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壇

我家舊物可盡置之羣盜驚走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

謂蕭何也

梁日帝

王孫

謂蕭衍也蘊藉爲郎父

東觀漢記桓榮

魁梧秉哲尊

周勃

傳魁梧奇偉書酒詰經德秉哲

詞華傾後輩

見之皆傾倒也

風雅藹孤騫

騫虛言切非舉貌言飛舉無與之比也

宅相榮姻戚

蕭兄乃甫家從姑之子故宅相之語

晉魏舒字元陽

少孤爲外家戚氏所養戚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後爲尚書郎北史李靈傳刑晏稱其甥李繪曰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又文苑傳王褒字子深七歲能屬文外祖良司空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也

兒童

惠討論

方兒童時得蕭兄惠以討論之益也

見知真自幼謀拙媿諸昆

見言

知於蕭兄已自幼時厥後謀拙每

媿諸昆甫與蕭乃姑舅之昆仲也

漂蕩雲天濶

言相去遼遠也

沈埋

日月奔

謂光陰易失也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

如伊尹之致君爲堯舜也

中散山陽鋟

鋟都玩切小冶也

山陽漢屬兗州晉嵇康爲中散大夫居山陽康性絕巧

而好鋟向秀爲之佐

相對欣然旁若無人鍾會造康康鋟不輟各見本傳

愚公野谷村

愚公谷在青州臨淄

縣韓非子昔齊威公逐鹿入俗問父老此爲何谷荅曰臣舊畜牛

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逐持而去傍隣以臣爲愚遂名

爲愚谷

當時子美在充青之間自以爲其居僻矣

訪我也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巷

歸老任乾坤

言無求於人也

過宋員外之間舊莊員外季弟執金吾見

知於代故有下句按唐書之間弟之悌之遜爲連州參軍不言爲執金吾宋之間

知於代故有下句

按唐書之間弟之悌之遜爲連州參軍不言爲執金吾宋之間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

阿山阿也陽阿乃山之南河南郡境薄城東北十里首陽山寥倦幽獨賴有嵩丘仙高枕長在目

上有首陽祠，陸機洛陽記。首陽山東北去二十里，阮公永懷詩云：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十

淹留駐

詩許更過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向一作迹之義甫枉道來

過爲之淹留，欲間耆老員外平日之事而員外亡矣。其莊空存對此山河徒寂寞耳。更識將軍樹。將軍樹美金吾也。後漢馮異傳：異爲人謹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屏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悲風日暮多。復金吾之已死矣。周庾信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詩：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

纖月新月也。古樂府兩頭纖鮑昭翫月詩始見西南樓纖。

月初生如月鉤

衣露淨

琴張暗水流花逕

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

月初生如月鉤

短

古樂府

燭滅

看劍引杯長

看劍一作說劍一作煎名因話錄世長看劍飲酒酒酣舞劍在不

知吳詠扁舟意不忘

言其聞吳人之詠故有扁舟五湖之趨

自此二篇莫可考姑因次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

嘉興魯 詩編次
建安蔡 夢弼會箋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

畫五聖圖

玄元皇帝李老君也按唐書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周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關尹

喜宅遂發得之乃致玄元廟於天寧坊親享于新廟是歲又改爲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尊老子大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建紫極宮秋改樵郡紫微宮爲太清宮天寶八年上親謁太清宮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皆加大聖皇帝字海南志上清宮唐都老子廟也乾封中號玄元皇帝廟開元末廟北別建玄元觀後改曰上清宮宮內有吳道子畫神堯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真容長安志引禮閣新儀曰開元二十九年始詔兩京及

諸州各致玄元皇帝廟一所天寶元年九月改廟爲宮二年西京改爲太清宮東都爲太微宮此詩當在天寶

以前

作也

配極玄都閔

配四也拯謂北極也閔閨也以廟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靈乃仙真之所也故用玄都以名廟焉

憑高禁籞長

高一作虛一作空漢書音義禁苑之禦折竹以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

守祧

嚴具禮

周禮分官守祧注遠廟曰祧迂主之所藏也守祧掌守先王之廟祧故監廟謂之守祧

非常

節符節也掌所賜之符節以鎮重其廟也地官掌節注節猶信也

掌節鎮

瓦也初寒

指冬日也

金莖一氣旁

金莖謂仙掌承露也一氣謂元氣也郊祀志漢武作栢梁臺銅柱承露仙人掌路難文牕繡戶垂羅幕

日月近雕梁

言棟

宇之

仙李盤根大

李指李氏也元妙內篇經曰老子託從李母生李母无姓老君指李木曰此爲我姓本行

高也

山河扶繡戶

言繪畫之麗也鮑昭行路難文牕繡戶垂羅幕

碧瓦初寒外

碧瓦以琉璃爲

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爲周師至无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閔神仙傳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人

經曰太上道君旣託洪氏之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掖而生生卽皓然號曰老子太極左仙公葛玄曰託神李母生卽皓然以上皇元

也又任昉述異記中山有綠李大如拳呼仙李唐太宗探得李詩曰盤根植瀛海交幹橫倚天舒萼光四海卷葉映三川

猗蘭

奕葉光
唐室以老子爲聖祖則自老子盤根而來至唐又始猗蘭之猗猗是爲累世有光也或曰郭子橫洞冥記漢武未生景帝夢一赤氣從雲中直下崇芳之閣帝覺而至於閣上見赤氣如雲霞來蔽戶牖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于此殿

奕葉光

趙子櫟曰此以紀玄元之盛美老子之生指李木爲姓

蘭之猗猗是爲累世有光也或曰郭子橫洞冥記漢武未生景帝夢一赤氣從雲中直下崇芳之閣帝覺而至於閣上見赤氣如雲霞來蔽戶牖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于此殿

子道傳

道德付金王
封民聞見記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

世家遺舊史

遺一作隨司馬遷作史記有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

畫手看

前輩吳生遠擅場

名畫記吳道子陽翟人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學書于長史賀知監學書不改名道元因授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張僧繇後身也張衡東京賦秦政利觜終得擅場

羅移地軸

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元幽都二十餘萬里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羅移

地軸東都北邙山

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

聯晉作連劇談錄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臺殿高敞

妙絕

動宮牆五聖聯龍袞

下瞰伊洛仙泥塑之像皆開元楊惠之所製奇巧精嚴壁有五聖真容及老子化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也

千官

列鴈行

列一作引朱景元畫斷吳生畫東都玄元廟五聖千官宮殿冠冕勢傾雲雷心奪造化居神品之上也

列鴈

行言梨葉得霜而紅也

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栱深留景

言栱葉歲寒不彫也

旒俱秀

發旌旆盡飛揚翠栱深留景

柱露井凍銀床

銀床井欄也晉樂志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

柱露

井凍銀床

周室

史記本傳老子周守藏史見周之衰遂去劉向列仙傳李耳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迎之乃使著道德經

周室

老子周守藏史見周之衰遂去劉向列仙傳李耳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迎之乃使著道德經

經傳

拱漢王

經傳

河上公注老子後序漢文時河上公結草庵于河濱

年凡傳三人

連子四矣谷神如不死

年凡傳

三人谷所以藏物谷神猶云藏神也老子六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養

拙更何鄉

鄉一作方何鄉謂無所止猶云無何有之鄉

龍門

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

謂驛道兩傍之木也河河南志龍門驛在河南縣南一十八里

氣色皇居近

皇居謂洛京也

金銀佛寺開

龍門山上有奉先寺佛地有金色世界銀色世界

界也往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

水陳

相閱征塗上

閑視也

生涯盡幾迴

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

兵車行

王深父曰雄武之君喜馳中國之衆以開邊服遠爲烈而不寤其事乃先王之臯人耳此詩蓋

託於漢以刺玄宗也論語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師古曰律詩拘於聲律古詩拘於句語以是辭不能達

夫謂之行者達其辭而已如古文而有韻爾自陳子昂一變江左之體而歌行舉于世行者辭之遣無所留滯

如雲行水行曲折溶洩不爲聲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語中得增辭語耳此行爲唐元宗作元宗承太宗米斗三錢之後國家豐富侈心一動遂貪邊功初用張九齡爲相開元中號爲賢君其後罷九齡用李林甫楊國忠之徒從事吐蕃訖唐之世吐

蕃爲患者元宗實開其釁而已

車轔轔

轔離珍切轔轔衆車聲也詩秦國風有車轔轔

馬蕭蕭

詩車攻篇蕭蕭馬鳴

行人弓

箭各在腰

行人謂行役之人也

耶娘妻子走相送

古樂府云不聞耶娘喚女聲但聞黃

河流水鳴濺濺又木蘭辭云

日辭耶娘去暮宿黃河邊

塵埃不見咸陽橋

咸陽橋卽長安城外橋兵

行塵埃全起故橋爲之不見也下園曰秦獻公元年城櫟陽徙都

之注今萬年是也又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徙都之章昭

云秦所都武帝更名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孝公都咸

陽今渭城是也在渭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名咸陽者

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嶺諸山之南故曰咸陽

漢楊揮報孫會宗書頓足起舞

牽衣頓足欄道哭

古東北山移

北防河

防河謂築堤備河水泛決也

便至四十西營田

營田謂如漢趙充國獻營田之策無

事則耕有事則戰

寓兵於農之意也

俱戰云又括鄉里少小

歸來頭白還戍邊

還一作猶古者及丁方裹頭少

年裹頭行役及歸來頭已白還又戍邊疆蓋言役使無已也鮑昭東武吟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邊庭流血成

海水

書武成篇血流標杵賈誼過秦論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武皇開邊意未已

嚴助傳武

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邵東今京東諸郡唐皆屬河南甫詩所謂山東者太行山之東謂河北也唐始都長安故以河北爲山東甫意託武皇以刺玄宗也是時楊國忠專權引安祿山爲將領漢陽突騎生事邊功于四夷其後反叛山東二百州皆陷于賊無復唐有元宗殊不悔悞豈不若武帝開邊不知止乎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年

杜田云唐十道志有河北無山

把鋤犁禾生隴晦無東西

丈夫出征雖婦人代把犁鋤奈疆場不修禾生龍畝不成倫理

役夫敢伸恨

一作役夫心益憤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關登切

索

一作縣官急索租者非也索色則切取也霍光傳縣官天子也宣元六王傳不敢指斥天子故謂之縣官

縣官云急租稅從

何出

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急欲給關西之師民戶消耗無所從出况耕夫出征田萊多荒

信知生男惡

惡一作兒揚泉物理論秦始皇起驪山之冢又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

比隣

得一作是比音鼻近也詩小雅治比其隣昏姻孔云

生男埋沒隨百草

生男之人所喜

君不見青海頭

按時有事於吐蕃乃青海之地歌舒翰立功處也隋西域傳吐谷渾舒翰立功處也隋西域傳吐谷渾

白骨無人收

公言古者蓋託之以興也左氏傳吾收爾骨焉蔡文姬詩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嵩岳關中

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王餐七哀詩出門無所見白骨平原滿大故鬼小後漢陳寵爲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盡收葬之風賦

不得葬寵盡收葬之風賦悖鬱煩冤琴賦拂帽煩冤

天陰雨濕聲啾啾

聲一作悲青海軍迫近吐蕃此

邊地郡也。昔文王殯枯骨當世歸其仁。今元宗妻與吐蕃戰于青海。兵敗者不復收葬。使新舊之鬼或冤或哭無所依歸。文王之仁爲如何哉。鬼神依人而行。有所主則有所歸。故不爲病葬者藏也。謂鬼神依藏于北鬼以新舊言之。則知戰鬪相仍死者。相繼踵也。楚詞山鬼篇猿啾啾兮。又夜鳴。

雷填填兮。雨冥冥。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

謂歲除夜也。詩唐國風今夕何夕。

更長燭明不可孤。

咸陽客舍一事無。

言長安旅中少兒且無一事幹也。

與博塞爲歡娛。

博塞一作賭。購塞先代切字正作塞行。某也謂爲行某猶言乎已也。說文博局戲六著十

二塞古者烏曹作博。說苑塞行某相賽。謂之塞也。前漢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調博士後漢梁冀能六博。注楚辭曰琨蔽象某有六博王逸注投六著行六某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某六某白六某黑所擲頭謂之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畫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格。五者鮑玄塞經曰塞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卽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陵大叫呼五白。

五白卽今之骰子也。左傳憑陵敵邑石苞與孫皓書。憑陵險遠。屈原招魂曰。崑蔽象某有

杜辛二

王

六博此三分遭並進。猶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此晉制犀比貴白。

日些李良注混蔽王箸也。五百博齒也。梟勝也。牟倍勝也。謂倍勝而呼股子數也。

魏王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

不如用梟也。石季龍伐涼涼威公重萼用謝艾爲將軍。夜二梟鳴於

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克敵之兆。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余。人並黑犧以還。唯劉裕及毅在殺次。

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鄉荅。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

裕厲聲喝之。卽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樗蒲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若富貴可斯願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

祖跣太叫。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卽非良圖。

如劉毅慕容等皆一時英豪。

雄猶如此。蒲博則今夕邂逅相遇未必非良圖。

所謂良圖則毅裕以下成事實以卜富貴也。

君莫笑劉毅從

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儋與擔同。儋石言一儋一石也。儲無擔石家至貧也。劉毅

家無儋石。一擲百萬。其志以見於布衣窮時。後舉大事無不如志。由此推之人之志量。其可已也。甫貧賤中。雖有大志。觀自言。致堯舜上其志。可見。又云此意竟蕭條。奈何時命不利。此所以有喻乎。祖跣不肯成梟盧也。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諸。

擣蒲一擣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前漢蒯通傳守儋石之儲者
鬪卿相之位楊雄家無儋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嬰爲儋石受二
斛晉均曰石斗石也明帝紀家靡儋石之儲注前漢書音義曰儋
丁溫切言一斗之儲方言作儋云鑿也齊東北海岱山之間謂之儋
郭景純注曰所謂家無儋之儲者也雅曰大鑿也字或作鑿音
丁甘切說文負荷也後漢宣秉無儋石之儲注今江淮人謂一石
爲一儋儋

音丁溫切

春日憶李白

卞園曰李太白才逸氣豪與陳拾遺齊名其論詩云梁陳已來絕薄殊極沈休

文又尚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陳李二集律詩全少又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俳優故戲公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

白也詩无敌

敵一數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

庚信本集序開

府詩宗庾信字子山幼而清敏至春秋六十七齒雖耆宿文更新奇又云庾信爲車騎將軍開府沈約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不然也又云昭爲臨海王叅軍雪浪齋記云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公詩有是句蓋有譏也

渭北

春天樹

渭北甫所居也江東白之江東白之

江東白之所居也

何時一樽酒

沈約

詩勿言一樽酒明日難同傾孟浩然亦云何時一杯酒重與李膺傾

重與細論文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

累土爲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

焚香龛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峰

嶽岑嬪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一无數字

一簞功盈尺

簞土籠也書旅熬功虧一簞

三峯意出羣望中疑在

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

陸機草木疏南方生子母竹

今慈竹是也又謂之孝竹述

異記漢章帝二年子母竹筍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卽南中子母竹也焚香龛甌是也

維南將獻壽

詩天寶始南山之壽

佳氣日氤氳

易係辭曰天地氤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日無伴獸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丁寧耕切伐木聲也詩小雅伐木丁

丁梁王籍入若耶溪詩鳥鳴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

甫言冒雪以

訪張氏也

石門斜

日到林丘

言張氏所居幽遠也謝

惠連詩落雪灑林丘

不貪夜識金銀氣

公言

如鏡盤也遠害朝看麋鹿遊

遠于願切離也公言張氏全

身遠害于此與麋鹿同遊也

乘興杳然迷出處

甫言不以出處介意也

對君疑是泛虛舟

虛舟以喻

虛已以遊

世也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

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

之子時相見

之子指張氏也詩王風彼其之子箋之是也

邀人晚興留靈潭

鱣發發

靈一作濟鱣諸延切魚名發比未切發發魚掉尾盛兒詩衛風鱣鮒發發

食草則呦呦而永嘆喻張氏之相招也詩小雅呦呦而鳴食野之苹

杜酒偏勞勸

魏武樂府可以解憂唯有杜康

邀人晚興留靈潭

志洛陽北邙山有張公夏梨海內唯一樹潘安仁閒居賦張大谷之梨

杜酒偏勞勸

謂盜亦何險

謂盜

張梨不外求

言宴飲唯園果而已意勤不必豐美其物也廣志洛陽北邙山有張公夏梨海內唯一樹潘安仁閒居賦張大谷之梨

杜酒偏勞勸

謂盜亦何險

前村山路險

古詩山路杜酒偏勞勸亦何險

歸醉每無愁

謂盜亦何險

宜無愁也

鄭駙馬宴洞中

唐書卷宗代國公主名華字華婉下嫁鄭萬釣明皇臨晉公主皇甫

淑妃生下嫁鄭潛曜有孝行廣文博士鄭虔之妹八公集有鄭駙馬池臺喜過鄭廣文同飲詩繫曰駙

馬潛曜公又有皇甫淑妃神道碑公時白衣天寶十載始士三大禮賦起家率府

主家陰洞細煙霧

主家謂公

留客夏簟青琅玕

之侶玉石

者此謂簟之色有如琅玕之青也山海經崑崙山有琅玕樹其子侶珠本草琅玕有數種是琉璃之類大齊寶也琅玕五色青者爲勝出雋州以西爲白蠻國中及于闐國爾雅西化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林琅玕焉琥珀玉屬此言以琥珀爲核也前漢劉賓國出珊瑚虎鳩琉璃琅玕切玉屬此言以馬瑙爲椀也甫有渴病故喜有冰漿也魏文帝馬瑙勒賦序碼碭出自日西或文理交錯有侶馬瑙故因以名陸機若

寒行渴飲

悞疑茅屋過江麓

茅堂一作茅屋

已入風磴霾雲端

堅冰漿

登丁鄧切

磴道也言其石磴之高也梁冀太起第舍

飛梁石陵跨水道選鮑明遠詩既類風磴復象天井

壓鄭谷

王彥輔曰谷口斥駘馬第也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

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

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隨鳳皇飛去故秦

人作鳳女祠雍宮中時有簫聲漢書漢有谷口鄭子真脩身自保

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謁而終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撰子真其

字也

時間雜佩聲珊瑚

指公王之環佩也

李監宅

洪本作李鹽錢趙使曰按靈怪錄李今問開元中爲秘書監好服飲玩饌以奢聞於天下

其炙驢鬻鵝之屬慘毒取味今詩有異味重之句乃今問乎

尚覺王孫貴

王孫謂王者之孫亦相尊敬之稱韓信傳吾哀王孫

豪家意頗濃屏開

金孔雀

前漢劉賓國出孔爵鄴中記石季倫作金銀釦屈膝屏風隋長孫晟貴盛嘗畫一孔雀於屏間以擇婿令射中

目者禡隱繡芙蓉

禡而蜀切擅禡也謂禡刺繡文爲荷花也崔顥盧姬篇魏王琦樓十二重水精簾傳

繡芙蓉

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

搜神記謝糺壅盛水朱符投之有一雙鯉魚躍出卽命作

鮆一座皆遍異味

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魏志黃尚爲司徒與司徒李元禮俱娶太

尉亘叔元女時人謂亘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楚國先賢傳孫季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亘烏女時人謂亘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或以董達子雋字文英三說不同今並載之

又

新添

華館春風起高城烟霧開雜花分力映嬌燕入簷
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
庭來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少力學隱徂徠山求王璘稱兵江淮以從事辟之巢父側身潛迹璘敗知名後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御史大夫使李懷光於河中遇害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輩

同居徂徠山號竹林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

巢父掉頭不肯住

莊子在宥篇漁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也

東將入海隨煙

霧

巢父與李白友善李白時在江東巢父欲尋之問學神仙之術遂以病辭朝廷而遊江東故也

詩卷長留天

地間

詩一作書留一作攜

釣竿欲拂珊瑚樹

珊瑚俗琉璃有五色青者可入藥爲上生海底集今游江東以漁釣爲樂故釣竿欲拂珊瑚樹惟餘詩集留人間

山大澤龍蛇遠

昔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叔虎頤養精氣故云龍蛇遠也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傳叔向之母惡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敵族矣杜預注龍蛇喻奇怪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也

深

暮

一作草青春日暮此序執別之時春已暮矣顏延年贈王太常詩庭昏見野陰

蓬萊織女迴雲車

春寒綠陰風景

迴一指點虛無是征路

一作虛無引歸路

自是君身有仙骨

虛無

作乘

一作虛無

自是君身有仙骨

虛無

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欲袂苦死留

一作我欲袂苦留君

富貴

何如草頭露

一作我欲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露

各

謂神仙之境樓臺殿閣皆變化而成巢父此行蓬萊仙人與織女各迴轉雲車以邀之必將指點於神仙之境蓋以素有仙骨何患功不成乎征路卽所往之路也神仙傳王方平過蔡經家經者小民爾而骨當仙方平知之故徃其家告以要言又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作炭忽有一人與青女以一卷素書與青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故以此書授汝盛弘之荊州記鷺羊山石皆成鷺羊形云昔有戚少卿者年十四五兄令牧羊見一老人謂曰汝有仙骨可相隨去市人報其兄兄至山見少卿送兄出問羊在否指謂石使令隨兄去

暮

一作草頭露言不久日出卽乾人生富貴不能長享譬如草頭露是以謝病告歸也按丁寶搜神記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

蔡侯靜者意有餘

靜謂蔡侯之爲人恬靜而歎意有餘也

清夜置酒臨前除

除庭除也

罷琴惆悵月照席

按琴曲有別鶴操蔡侯罷琴惆悵蓋惜別也

幾歲寄我空中書

空中書謂鴈傳書耳因謂巢父此一

別去幾年得有

南尋禹穴見李白

禹穴在今越州會稽山上李白時在會稽矣乃巢父書以相達也

欲入海之路也司馬遷年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是也括畧
曰會稽山有石穴委曲皇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曰禹藏
書之所故謂道甫問信今何如令巢父游江東尋見李白煩道
之禹穴也

道甫問信今何如

甫問其安否託致意之辭也按別本云巢父掉頭不復生東將入海隨烟霞書卷長攜天地間鉤竿
欲拂珊瑚樹我欲把袂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露深山大澤多龍蛇
花繁草青春景暮仙人玉女廻龍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默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

詩忘無放切遺也嘉樹傳角弓詩皆指李白之不可忘也左氏昭公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韓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短褐衣霜**

入短一作短音豎布衣也前漢貢禹短褐不完顏師古曰祖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也楊雄方言自閩而西謂襜褕短

者謂之還丹日月遲還丹謂九轉靈丹也九徧循環然後成祖也

就服之可使延年此言白有仙風道骨

還丹日月遲

還丹謂九轉靈丹也九徧循環然後成所燒還丹亦可以遲延日月然後成也神

未應乘興去

晉書仙傳劉根曰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也王徽之後攜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之嘗居山陰雪夜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乘小舟詣之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

空有鹿門期

公自言無因乘興如王子猷訪戴而去徒與李白有效龐德公隱鹿門山之期約也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飲中八仙歌

夢弼謂此歌當分四章一章章五句二章六句三章六句四章五句如此

讀之則用韻不相重疊也或謂當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无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余恐不然也按范傳正李白墓碑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襄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公此篇无襄豈范別有所嵇耶

知章騎馬似乘船

賀知章吳人少爲秘書監善乘船荆楚吳越之人習玩於水皆能精於操舟亦若西

北之人迫近羌胡皆善騎射勢使然也知章乘船安若騎馬故曰騎馬似乘船此倒用文乃所以戲之也公詩若此類者頗多如黃鸝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但老翁亦謂五尺之童高於黃鸝而老翁則似白鳧也吳越春秋越人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眼花落井水底眠

井者目井也醉人目井皆生花故曰眼花落井水底眠謂醉臥舟中任其泛泛所之

豈非水底眼乎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蓋謂是也吳筠詩夢中難言見終成辭眼花

汝陽三斗始

朝天

遜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立爲皇太子以元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繼遜儲位封爲寧王薨謚曰遜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璡歷太僕卿太寶初加特進朝天言朝天子也按唐史

陽郡王璡嘗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上遺人掖出之璡謝臯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公集八哀詩有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詩又有贈特惟汝陽郡王詩

口流涎

麴車載麴車也王贊嗜故逢麴車則口流涎麴車與桃釀酒甘於麴米逢之故足以流涎咽唾晉陸機百年歌自苦獨鏡口流涎白樂天詩哺啜眠糟甕流涎見麴車蓋用公語也恨

不移封向酒泉

汝陽王李璡也言恨不移封酒泉亦以戲之理志酒泉今肅州漢福祿縣地武帝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其味如酒王子年拾遺記晉武時有二巨羊姚馥嗜酒人呼爲渴羌擢爲朝歌宰帝曰地有酒泉故使老氏不復呼渴馥辭封地卽遷

酒泉

太守左相李適之也適之常山王承乾之後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无留事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丞相五載四月罷自賦詩曰避閑初罷相樂聖且啣杯爲問門前客今

左相日興費萬錢

左相李適之也適之常山王承乾之後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无留事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丞相五載四月罷自賦詩曰避閑初罷相樂聖且啣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言日興費萬錢者如何曾日食萬錢謂每日之興便如此也石林葉夢得云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卽貶死袁州而公天

寶十載方以獻賦得官疑非相與周旋者但能飲耳

晉何曾爲司徒性奢豪日食萬錢猶云無不飭處也夫酒有清有濁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樂聖言樂聖人也時牛仙客爲尚書李林甫爲丞相遂罷適之政事故適之以退避賢路爲辭所以諷牛李也適之雖退避以酒自娛謂當世稱其賢不足以酒荒而掩其大德也酒德頌先生於是捧盤承糟銜盃漱醪是禮法之士疾之

吸百川

鯨大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鼓浪成雷噴沫成雨飲如長鯨

銜枯樂聖稱世賢

世當作避傳寫誤也適之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此子美正用適之之詩話

宗之瀟灑美少年

李白傳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

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毛魯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

蘇晉長齋繡佛前也晉謝玄答叔父安曰譬如芝子元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藁定景龍文館記譯大寶積經時修文館盧藏用蘇晉皆精通奧義或曰蘇晉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

道逢麴車

下句移封酒泉皆非實事特託言之耳按魏文帝曰蒲

故逢麴車則口流涎麴車與桃釀酒甘於麴米逢之故足以流涎咽唾晉陸機百年歌自苦獨鏡口流涎白樂天詩哺啜眠糟甕流涎見麴車蓋用公語也恨

汝陽王李璡也言恨不移封酒泉亦以戲之理志酒泉今肅州漢福祿縣地武帝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其味如酒王子年拾遺記晉武時有二巨羊姚馥嗜酒人呼爲渴羌擢爲朝歌宰帝曰地有酒泉故使老氏不復呼渴馥辭封地卽遷

太守左相李適之也適之常山王承乾之後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无留事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丞相五載四月罷自賦詩曰避閑初罷相樂聖且啣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言日興費萬錢者如何曾日食萬錢謂每日之興便如此也石林葉夢得云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卽貶死袁州而公天

澄繡彌勒佛一本晉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受也蓋彌勒佛卽今世布袋和尚是也常於市中飲酒食豬首時人無識之者故甫有是句

醉中往往愛逃禪

逃禪謂逃去而禪坐耳

李白

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李白傳字太白山東人天寶初客會稽與道士

吳筠隱於剡中旣而元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于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旣嗜酒日與飲醉於酒肆元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已於酒肆醉矣召入宮人以水灑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遊江湖後醉死

天子呼來不上船

船或舷

自稱臣是酒中仙

船上者不

不卽時上船以其醉也按范傳正李翰林新墓碑元宗泛白蓮池白不在宴帝歡旣洽召白作序白已被酒於翰苑命高力士扶以登舟集有詩贈白曰龍舟移棹晚蓋謂此耳或以蜀人呼衫衿爲船蜀方言無此說當以公贈白詩爲證

張旭三盃

草聖傳

此以張芝比張旭也吳都張旭官至東率府長史善草書每飲醉輒草書呼叫狂走揮筆大叫以頭濡墨水中

乃下手醒後自以爲神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其意觀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俊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草書王愔文志曰芝少時高操以名臣子勤學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布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盡黑爲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

草雲紙如雲

酒八仙口吃對客不能出言醉

後酬結如注射時目爲酒吃

贈韋左丞丈濟

天寶九年作范元寶曰左丞或以爲見素或以爲濟按濟傳思謙之

孫子嗣立之子天寶中濟受尚書左丞見素乃湊之子天寶十三載代陳希烈爲相明年安祿山反又明年上幸蜀次巴西詔兼左相今有上韋左相詩自注云見素此詩贈韋左丞是爲濟也杜田云左丞韋濟也唐書韋思謙高宗時爲尚書左丞武后時同鳳閣蘭臺三品子承慶嗣立武后時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爲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爲宰相嗣立二子曰常曰濟常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

左轄頻虛位

按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察憲章舊唐書

劉洎疏曰尚書萬機實爲政本是以二丞方於管

轄八座比於文昌故左丞爲之左轄

臣一作官漢韋賢及子玄成皆以經術爲相

今年得舊儒

皆以紀韋文也

時議歸前烈

前烈前輩也指韋濟兄弟

漢臣須

臣一作官漢韋賢及子玄成皆以經術爲相

相門韋氏在經術

是前輩爲時議所歸也

天倫恨莫俱

天倫兄弟也此悼韋常之卒也

鵠原荒宿草

韋

立傳二子常濟知名文融薦常有經濟才擢侍御史出爲陳留太守故有是句詩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檀弓篇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注宿草陳根也

鳳沼接亨衢

言累世爲尚書也初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入承慶亦代

鳳皇池魏徙中臺郎視草職於祕書晉乃曰中書政事機密如漢尚書郎執筆禁中書人以璇霄裕鳳丹池比之池以比省鳳以居中英豪自比中書四戶起於晉西王母大有妙經曰泊海豢龍丹池浴鳳晉謝元暉直中省詩茲言翔鳳丹池鳴佩多清響下伯王賦中書省詩躍麟鳳池中揮翰紫宸裏范雲贈王中書融詩拜官青瑣闈還望鳳皇池

有客雖安命

甫自謂也莊子

奈何而安之若命

也

哀容豈壯夫

楊子吾子篇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

家人憂

几杖

几老者之所憑杖老者之所倚以其老也故爲家人之所憂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

甲子混

泥塗

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老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趙孟召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

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乃武之辜也敢謝不才遂仕之

不謂矜餘力

論語行有餘力

還來謁大巫

大巫比濟也吳志張紘見陳琳作武庫賦

嘆美之琳答曰僕在河北此少於文章而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君

踟蹰

謂春慕於韋老驥飢鷹皆甫自喻也吳志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將軍譬如今養鷹飢則爲用飽則揚去孫楚鷹賦飢則易呼

老驥思千里

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飢鷹待一

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一作折骨效區區此甫之意有求於韋之薦拔也

杜位宅歲

時天寶十年歲次辛卯公在京師族弟杜位宅守歲位乃李林父之壻也或謂當是九年庚寅

守歲阿戎家

戎王叔原作戎蘇子瞻作咸謂阮咸也叔原引王戎字濬仲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與戎父渾爲友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爲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按蘇子瞻與弟子由詩有云頭上春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蓋以戎爲咸也余考之甫集又有送桓二別駕因爾從弟位詩與報惠連詩不

惜知吾老斑髮已如銀則位者子美之弟也恐所謂阿咸者亦未是疑是杜位小字阿戎也

椒盤已頌花

劉晉

慕妻元日獻椒花頌曰昊穹周迴三朔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美此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崔寔四民月令正月率妻孥上祭祀祖禰子婦曾孫各上椒酒於家長指觴舉壽欣欣如此周處風土記正旦俗人拜壽上五辛盤松柏頌椒花酒庚信正旦詩椒花逐頌來

盍簪喧櫂馬

言朋友會宴也易豫卦勿疑朋盍簪列炬散林鷗

言

明而鶴鶴驚飛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

公於天寶九年冬預朝猶未定宜其感嘆之切故有是句

誰能更拘束爛醉是

云甫行年四十載矣當強仕之年官

誰能更拘束爛醉是

生涯

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嘉興魯讐編次
蔡夢弼會箋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見素

范溫以此詩爲韋見素趙瘦以此詩爲韋濟魯讐又謂集又有上韋左相二十韻自系曰見素未知孰是若從范氏趙氏說則此詩當題曰左相若從魯氏說則此詩當題曰左丞按唐書濟本傳稱天寶中授尚書左丞見素乃湊之子襲父爵彭城郡公天寶十三載拜武部尚書代陳希烈爲相明年安祿山反又明年從幸蜀次巴西詔兼左相子倜鄂位至給事中孫頡爲尚書左丞攷之杜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死於代宗大曆五年年五十有九歷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凡四朝也天寶十年獻三賦玄宗命宰相試以文章授河西尉不行天寶十四年安祿山亂甫挈家避亂鄜州陷肅宗至德二載脫身歸鳳翔府上謁肅宗肅

杜詩三

宗授以左拾遺當是時房琯以宰相總兵與賊戰儒者用春秋車戰之法爲賊所敗由是得臯甫上疏論琯不宜發肅宗怒貶甫爲華州司功甫旣不得志聞李白在山東將爲山東之遊遂作此詩辭韋左丞明已無臯而去觀甫嘗有憶李白詩之句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蓋謂此行爲尋李白故也

紈袴不餓死

紈袴謂貴遊子弟之服不餓死謂溫嗇爵

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所好也東晉玄居釋擬客難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垂白顛之叟儒冠多誤身

紈袴謂貴遊子弟之服不餓死謂溫嗇爵

賞也然餓之義有二絕粒曰餓不食祿亦曰餓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采薇而食不食周祿正此餓也且儒冠豈能誤身甫蓋有激而言也當祿山之亂武夫悍卒皆軍功取封侯其子弟自襁褓至于老死者多矣按集甫有贈鮮于京兆詩曰有儒愁餓死又贈鮮于詩有曰儒術誠難起有草堂詩曰武夫勝腐儒又送楊判官曰儒衣山鳥怪者皆歎武夫得志傷儒道之不振也蓋軍興之際山鳥見儒衣猶且恠駭甫以此時唯以文儒爲務得不誤身乎記儒行篇冠章甫之冠

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丈人尊長之稱指韋丈也賤子謙辭甫自稱也甫欲韋丈靜聽

故具陳其所以不遇之意也易師貞丈人吉前漢單于曰漢天子我丈人行又王邑請召賓客稱賤子後漢樓護傳王邑居尊下稱賤子

上壽蕭太后奪禮表具陳茲啓

甫昔少年日

少一作妙

早充觀國賓

充一作就甫於開元二十

五年嘗預京兆慶貢易觀卦觀國之光利用寶于王讀書破萬卷識破其理如中庸曰君子有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大抵人誰不讀書識破其理者寡矣故孔子曰默而識之甫既識破萬卷之理縱橫妙用無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也

賈捐之傳君房下筆語言妙天下魏文帝典論傳武仲下筆不能自休曹植下筆成章孔文賦料楊雄敵

前漢楊雄傳先是司馬相如作賦甚麗雄心壯

舉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賦楊雄敵

世說魏文帝嘗今第作泉校獵河東長楊四賦

詩看子建親

東阿王曹植七步成詩植字子建余謂甫以楊雄之賦與已相敵以子建之詩但親近於已是甫以詩才自負謂子建所不若也

李邕求識面

李邕江都人唐新書甫少貧不自振客齊趙吳越間李邕萬卷豈直假可窺未幾嶠驚問與篇了下如響嶠嘆曰子且名家拜左拾遺宋景勑張昌宗邕立陞下大言曰環諫社稷大計當聽后邑解可環奏邕久外入朝人傳其眉目壞異至阡陌聚觀中人臨問索文出守北海時稱李北海

卜陳作爲閣作同并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歷多名馬家有妓樂喜蒲酒文士祖詠杜華嘗在座節度張加正偉其人厚遇之入登臺閣一時傑人夢弼謂唐李邕有才名後進想慕求識其面以至

道塗聚觀傳其眉目有異唐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游從花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爲隣蓋愛其才故也甫以文章知名當世士大夫皆想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北也

左氏昭公三年子先卜隣矣

白謂頗挺出

出一作特杜寺三

立登要路津

古詩云何不策

高足先登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

挺特也路與津者衝要之所乃人物輒湊之地以譬則達官也官有清有要清而不要則無權要而不清則拘於俗既清耳要乃爲美官甫方召試文章以清要自期必謂特出登於要路津豈期授以河西尉故此意寥寂不獲致君與澤民也隱淪者隱逸之士也甫既不見於用舜西河尉又不能隱居林下如林類之行歌拾穗必爲隱淪之徒非議矣昔孔子不遇見非於長沮桀弱晨門荷蓀之徒亦若此爾夢弼按列子天瑞篇林類年且百歲行歌拾穗張湛注古之隱者也後漢方術傳解奴韋顏延年詩立俗汎流議神仙恰隱淪鮑昭詩孤賤長隱淪張紹皆能隱淪桓譚新論天下神仙二曰隱淪騎驢

延年詩立俗汎流議神仙恰隱淪鮑昭詩孤賤長隱淪丹青手還有工夫畫得无王維遂作子美騎駒醉唱郡任彥昇詩結歡三十載陶淵明詩閑居三十載

三十載

公有詩云迎旦東風騎蹇驢旋阿煖手凍粘鬚洛陽無限丹青手還有工夫畫得无王維遂作子美騎駒醉唱詩舊集不載後漢尚翊騎駒入市晉阮籍騎駒到郡任彥昇詩結歡三十載陶淵明詩閑居三十載

旅客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

朝陟遙切早也扣去苟苦候二切擊也鮑昭詩結交多貴門出入富兒鄰

暮隨肥

馬塵殘盃與冷炙

炙之夜切肉也顏氏家訓君子無故不徹

座以取淺盃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

到處潛悲辛

驢賤者所乘也得志則乘高車大馬貧賤

嘗爲華陰令所辱令致對云曾遇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天子殿尚與吾走馬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初貴故走馬後貧賤故出騎驢甫旣辭河西尉貧在京師自未獻賦之前迨今凡三十六年矣獻賦時四十京華者言京師乃繁華之地當春月相追逐繁絃脆管無處不有甫獸旅棲於此其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之門整刺求見暮則隨其後塵爲當朝士夫所薄如此殘盃謂甕之餘者香已埋歇柔肉曰炙冷炙謂宿炙也甫旣貧賤糊口京師貴遊薄之待我以淺杯與冷炙深使人暗地抱悲酸也

主上頃見徵歎然欲求伸

歎許勿切疾貌易係

辭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

蹭十鄧切蹬徒孟切失勢兒主

上肅宗也徵召也召授左拾遺歎然如屈蠖久勢志欲求伸當此之時謂得所施爲遂上疏論房琯不宜罷不期貶華州司功謂如青天可以飛騰今反垂翅巨魚可以縱壑今反蹭蹬蓋傷其得臯也矣海賦蹭蹬窮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若巨魚縱大壑

甚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

新竊效貢公喜

前漢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劉孝標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

喜漢生逝而國子悲按集有曰徒懷貢公喜又曰貢喜音容間

難甘原憲貧

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

室次以生草蓬戶甕牖桑以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言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爲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心快快

能一作知快於亮切不足也吳越春秋吳王僚之王謂王曰公子光心氣快快常有愧恨之色高帝紀心常快

快韓信傳居常鞅鞅顏師古曰志不滿也

祇是走踆踆

踆七倫切踆踆行走貌

今欲東入

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

福地記終南山東接驛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蜀東西數百里亦曰終南

迴首清渭濱常擬一飯報

范睢傳一飯之德必

償孔融傳一飯之養必報李固傳竊感古人一飯之報

况懷辭大臣

丈人大臣皆指韋丈也韋丈與甫相厚善

而知甫爲眞率韋丈愛甫蓋重其詩才每於百寮之上謂於宰相前常稱頌其佳句故有拾遺之擢當時喜得韋推引故效貢公

之喜得王陽在位也今乃復見貶黜貧賤又如原憲誠使臣所難甘矣雖然如是亦安能怏怏於朝廷祇是不免奔走託食於他鄉也韓信旣謫爲淮陰侯常怏怏不樂意在怨君甫則不然蹠蹠奔走之狀山東憑海之郡唐都長安長安卽秦地甫欲適山東故云東入海秦地在西南旣適東必離去於西秦故云西去秦終南與渭水皆秦地山水甫將東入海尚眷眷於終南清渭者不忍棄君而去也自古忠臣身在畎畝心不忘君一飯之恩嘗欲如靈輒之報宣子况韋文之知甫豈止一飯乎其去之義爲何如耶

白鷗波浩蕩

鷗水鷗也。在漲海中隨潮上下三日風至乃去。

萬里誰能馴

馴松倫切從也。韋文與甫厚善。其判別之情得無懷思乎。雖然如是甫之無官守言其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真若鷗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昭代將垂老

昭明也。代不世字避太宗諱。時天寶十載公年四十歲。

途窮乃叫闔

張衡思玄賦

叫帝闔使關扉兮觀天皇于璣宮。

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

八公獻三賦而帝奇之。公集有云往年文彩動人主是也。

天老書題目

按公獻賦之後帝命宰相召試文章天老指宰相也。論語

摘要象曰黃帝七輔其一曰天老天老授天籙宋筠注天教也黃帝天老授焉張衡應間曰師天老而友地典注引帝王世紀曰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天老黃帝相也李白鳳皇臺置酒曰明主曰羲軒天老坐三台公試文初尉西河再命率府上西嶽賦曰臣杜陵諸生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于集賢院而春官老之也。按集賢院而帝以風後召試文章于集賢院而春官老之也。按集賢院而春官指禮部也。公獻賦後召試文章于集賢院而春官老之也。左氏僖公十六年傳六鷗有云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是也。

倚風遺鷗路

春官指禮部也。公獻賦以喻因奏賦待詔集賢院而試文章也。龍鷗同倪歷切水鳥也。公言倚賴風而往也。反遭回風而遺失其所往之程路此甫以喻不由於科第以進身也。左氏僖公十六年傳六鷗退飛過宋都風隨水到龍門

謂龍門但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此甫門在河中府三秦記龍門魚上則爲龍不上則點額曝腮也。

竟與蛟螭雜寧無鷺雀喧

謂龍門但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此甫也遺鷗路而不進則不免爲燕雀之所喧笑也。

青冥猶契闊

謂龍門但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此甫連湏洞一作青冥。

陵厲不能翻

謂龍門但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此甫公以文采動人主矣。意其遂騰踏進用止授西河尉不行改右衛率府兵曹而

已此公所嘆也 儒術誠難起

公嘆是時武吏見遇而傷儒冠之誤身也

家聲庶已存

杜陵有南北杜皆名家故公有詩云名家異出杜陵人是也

故山多藥物

故山拍襄陽之嶺山也公先本襄陽

入徙河南鞏縣其在長安則居于杜陵襄陽至鼎州无三百里勝槩憶桃源

桃源在鼎州陶淵明桃花源記晉武帝治宅甲諸第夏侯嬰賜北第第一張放以公主子取皇

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芳花鮮美落英繽紛漁者異之捨船復行豁然開明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爲設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遂不復得路

欲整還鄉旆

甫旣不見用遂有歸故山採藥之興也

長懷禁

難述二公恩

甫賦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常謬稱述故有是句

醉時歌

酒古人所禁唯天子燕諸侯則曰不醉無歸遇則寓意于酒以自遣

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唐書明皇天寶九年國子監置廣文館博士一人助教一人並以文士爲之領生徒爲進士者鄭虔本傳

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在官貧約甚澹如也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號冷

臺一作華袞者袞同也言袞同

無別之甚也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三院院掌糾正百官之皋惡省有三一日中書省二日尚書省三日門下省臺省清要之職今也言不肖無所甄別使小人得以袞同而登之是以鄭虔耻與之並進寧甘心居乎冷官按唐書玄宗窮兵于邊不留心于經術其後官解頽塌寓次國子監由是遂廢故曰官獨冷也

甲第紛紛厭梁肉

飯甫漢前

朱邑傳飽者甘糟糠歲餘梁肉晋傳咸曰今之賈販皆厭梁肉

廣文先生飯不足

飯甫遠反漢前

餐也甲第謂楊貴妃兄國忠賜宅京師以甲乙丙丁次第也國忠之進特以妃寵而爵高祿厚虔反乃貧約不足於飯詩刺素食蓋謂此也按徐堅曰宅一曰第漢高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武帝爲霍去病次第田蚡治宅甲諸第夏侯嬰賜北第第一張放以公主子取皇后弟平恩侯嘉女成帝賜甲乙第梁冀于洛陽城內起甲第先生

有道出羲皇

羲皇謂伏羲氏也。晉陶潛傳言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先生有才過屈宋

宋

屈宋一作文一作所談

德尊一代嘗輶軻

輶音坎說文車不平也。軻音可又若

萬古知何用

自古有才之士得道者寡矣。由之勇賜之辯，非無才也。語其得道則未也。今虔才過屈宋而又

道全德備惜夫坎坷不得志而去果何益哉

杜陵野客人見嗤

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京兆尹治

故杜伯國漢宣葬因曰杜陵元帝紀在長安南五十里後漢志京兆杜陵杜預曰故唐杜氏也。光武紀延岑破赤眉於杜陵注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萬年縣東南公詩有云杜陵有云杜田有云少陵有云下杜其實皆杜陵也。俗云城南韋土去天尺五言近

京也。杜陵有南北皆名家故公詩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是也。

被褐短窄鬢如絲

窄一作空一作被褐

身窄褐毛褐之衣賤者所服被褐短褐言貧約衣不掩脰也老子七十章聖人被褐懷玉

日糴太倉五升

米太一作泰日糴言无宿儲也。太倉陳腐之米其價廉賤者日食五升言食指寡足知其貧不能贍養僕夫故也。甫有二子。一日

宗文二曰宗武并妻共四口借曰人食一升只是一妻一妾而時已何以異於齊人之貧哉。前漢食貸志太倉之粟腐敗不可食

赴鄭老同襟期

鄭老指虔也。同襟期謂如范張雞豚之會也江淹傷友賦固齊術而共徑豈異神而同襟

日詎可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自爲襟期也。得錢卽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

文士傳稱衡有逸才與孔融作爾汝交時行年二十餘融年五十

痛飲真吾師

真一作直朋友有通財之义故得錢卽相覓甫有詩云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是也不復疑者不

以妻子掣肘有嫌疑也。甫與虔相善稱汝稱我索於形骸之外其相忘如此相忘雖無少長至若虔之痛飲真令甫北面不可不屈服也

故曰真吾師也。世說王孝伯云但得嘗無事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

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

細雨簷花落

一作簷前細雨燈花落沉沉言人寂也。人寂雨細寧不發動酒興耶簷花乃簷前夜雨細如花也。或

填溝壑

左氏昭公十二年傳擠于溝壑。○前漢朱買臣妻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汲黯傳臣自以爲填溝壑

如逸才親滌器

前漢司馬相如鼓瑟卓文君好之夜奔相如與之臨叩盡賣車騎致酒舍乃令文君當爐

保雜作親滌器於市中

子雲識字終投閣

楊雄傳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

相如身著犧鼻褲與庸保雜作親滌器於市中

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甄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唯寂寢自投閣

先生早賦歸去來

晉陶淵明

字元亮或云名潛字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人邪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兮辭予謂先生指虔也以相如之逸才尚且滌器賣漿以揚雄之善奇字不免投閣自殺古人不遇如是何獨我輩哉是以甫勉虔賦歸去來欲其弃官而去也

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

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

慘七咸切戚

傷也生前相遇且噭惄

石田乃沙石之田其田最瘦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田園將蕪胡不歸虔雖

貧尚有磽田可耕有茅屋可居何必效子雲仕於亂世以速投閣之禍况儒術遇用武之際不足負恃如孔子號爲真儒終以不遇老死于行盜跖橫行天下膾食人肝其善惡雖不同而死朽化爲塵埃則一人生天地間浮名浮利皆不足慕要之歸終一死生前相遇日以酒同遺適其他不足以慘愴區區然以爲憂也

杜辛三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

橋在萬年縣郭外之西南

名園依綠水

野竹上青霄

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

谷口舊相得

谷口鄭子真與王鳳有舊以子真比

廣文也王貢傳序谷口有鄭子真修身自保王鳳以禮聘子真不

屈楊子法言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乎巖石之下名震

于京豈

濠梁同見招

濠梁濠梁以莊惠而喻甫之陪廣文也莊子曰儻魚出遊其鄉莊子至樂篇莊子與惠子遊濠梁之上

從容是魚藻也

平生爲幽興

爲干

未惜馬蹄遙

薛道行效今體

詩一去無消息

何能惜馬蹄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

章一作重非食貨志木千章顏師古曰大材曰章

卑

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鷺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

翻疑拖樓底

拖徒可切正船木也

晚飯越中行

越地盛有芹魚行船中多煮芹鱠魚故甫

有是句

萬里戎王子

趙子櫟云戎王子說者以爲月支花名或曰日本草
日華子云獸活一名胡王使者當是此類未詳

何年別月支

支章移切國名張騫傳匈奴破曰氐王注月氐西
域胡國也氏音支匈奴傳西胡強而月氐盛後漢

西域傳大月支國居藍氏城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初月支
爲匈奴所滅遂遷于大夏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其故
號大月支又旁南山北波河行至莎車
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支

異花開絕域滋蔓

接清汎漢使徒空到

趙子櫟曰張騫使西域止移胡桃石榴
茵蓿而不移此所謂戎王子是爲空到

矣神農竟不知

趙子櫟曰言此絕域異花不載於神農本草也
或曰月支西域國名何將軍嘗征西域禽其王

擊也開折漸離披

漸舊作日宋玉九辯白露
下百草兮掩梧楸以離披

旁舍連高竹蹊籬帶晚花碾過深沒馬

渦烏禾切水回也

藤蔓曲垂蛇

垂一
作藏

詞賦工無益

無一
作何

山林跡未賒盡拈

書籍賣

拾正作拈如兼切
廣韻指取物也

來問爾東家

何將軍雖武人家藏書籍多故甫欲依之

用

李義山詩十二學

金魚

彈冠銀甲不曾卸

金魚換酒

一作盤阮孚爲常侍以金貂招酒帝宥之庾信賦

江碣石之真趣也

綠一
作藏

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

酒一
作素報

山水之雄者也言何將軍書籍多故甫欲依之

剩水滄江破

剩通
作賽

殘山碣石開

殘山謂假山也滄江碣石山水之雄者也言何將軍

江碣石之樂分得滄

梯之道也

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

酒一
作素報

山水之雄者也言何將軍書籍多故甫欲依之

用

李義山詩十二學

金魚

彈冠銀甲不曾卸

金魚換酒

一作盤阮孚爲常侍以金貂招酒帝宥之庾信賦

興移無灑掃

洒色賣切
掃素報

隨意坐蒼苔

一切又皆如字讀

山水之雄者也言何將軍書籍多故甫欲依之

風磴吹陰雪

磴丁鄧切石
梯之道也

雲門吼瀑泉

瀑簾報切又滿木切瀑布水流也

酒醒思臥簾衣冷得裝綿

得舊
作欲

野老來看客

言少有人到也

河魚不取錢

言魚之
賤也

只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

棘樹寒雲色

棘一
作棟霜

茵陳春藕香

本草草部茵陳
經久不死因舊

而生脆添生菜美

言生菜而得茵陳
春藕愈添其美也

陰益食單涼

言鋪食單

於棘樹之下陰益其涼也。謂之益則山中已涼矣。僻也。元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畫藏人晝日不見聞其聲則千歲蟾蜍食之。

野鶴清晨出

出一作至

山精白日藏

言地

里獨蒼蒼

隨過楊柳渚

過古禾切經也

走馬定昆池

明皇雜錄中宗幼女安樂公主與長寧公主竟

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自鑿定昆池廣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池故名定昆定言可抗訂之也朝野簽載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

荷葉

青荷葉盆也

狂遺白接籬

白接籬巾也

晉書山簡鎮襄陽每出游多之豪族習氏園池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

兒刺船思郢客

刺七亦切穿也

郢客

楚人善操舟

晉山濤詩刺船蓮花浦郢客思遨遊

解水

乞吳兒

乞丘既切與也吳人善沫水南人謂北人爲滄父北人謂南人謂吳兒此常語也

坐對泰山

晚江湖興頗隨鄉

秦山卽秦嶺在虢州閨

杜甫三

四九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論文醒酒微風入聽琴靜夜分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

幽意忽不愜

謂欲歸也

歸期無奈

出門流水住

住一作注水住

言水欲駐也

回首白雲多

一作雜花多

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

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顏延年和謝監詩明好雲雨乖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

東橋第五橋也訊者問以言也言欲重過主人所以託爲問訊

其竹而報許之也褚炫詩問訊南巷士

倒衣還命駕

倒衣爲聞報而欲往急命駕也詩齊風顛倒衣裳晉

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高枕乃吾廬

主人無間故客至則安之若吾廬也陶潛詩吾亦愛吾

花妥鶯捎蝶

妥叶火切安也謂花枝帖妥之際而有鶯捎掠於蝶也

溪喧獺趁

魚 謂溪聲喧沸之中而有懶赴逐於魚也 **重來休沐地** 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真作野人居**

謂溪聲喧沸之中而有懶赴逐於魚也

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真作野人居

山雨樽仍在

王彥輔曰詩人張誅與人遊山飲宴值雨猶肴散失惟存樽瓶

沙沉榻未移

樽與榻皆前日所設樽在而榻未移又見將軍之好客也

大迎曾宿客鷗護落巢兒

師古曰犬迎客鷗恐犬害其子故護之此十字句法也

宮也太和天清皇子陂

十道志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二十五里陂贈鄭虔詩皇陂岸北結愁亭是也

雲薄翠微寺

翠微寺正觀十二年置在終南山之上本

向來幽興極步屣過東籬

落日平臺上

梁孝王傳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

欄斜點筆

置硯於石欄之上也

桐葉坐題詩

題詩於桐葉之上也

翡翠鳴衣

桁

桁協下浪切居橫木也

蜻蜓立釣絲

作一

自今幽興熟

自逢今來往亦無期

言平臺上地辟靜翡翠蜻蜓皆馴自今幽興已熟是以往來無期刻也

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

長雨拋金鐸甲苔臥綠沉

槍

甲言金鐸謂以金線連鎖之也槍言綠沉謂以綠色之物沉沫其柄也甲拋於雨槍臥於苔有以見將軍偃而不用倦於朝參也可知矣北史隋文帝賜張齊綠沉

槍甲獸文具裝蔡詩詩金甲耀日光

一

手自移蒲柳

蒲柳楊也爾雅揚蒲

柳是也馬融菟狩頌

植以蒲柳披以綠茨

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到

羲皇

晉陶潛傳夏日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颸至自謂羲皇上人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

判年謂蹉跎

暮容色

楚辭驟垂

兩耳甲故蹉跎廣雅蹉跎失足也

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綠

日一歸山買作路

歸山買

薄田期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言未霑微綠此爲布衣時也今年四十歲方奏

三賦召試文章故此言沾綠買田恐不遂意亦欲歸老山林也

戲贈鄭廣文

虔

兼呈蘇司業

原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

繫一作置非劉越石扶風歌
繫馬長松下歇鞍高丘巔

則騎馬歸

則樊作卽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輒醉時有兒童歌
日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二能騎馬倒著白接

離頗遭官長罵才名四十年

四一作三

坐客寒無壇

壇請言切

席也按唐書鄭虔傳虔在官貧約澹如也乃引杜甫嘗贈以詩曰
才名三十載坐客寒無壇則知公之作真詩史矣後漢冉駙夷能
作旄壇晉吳隱之有清操爲太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壇席
錢治事數爲官長所訶怡然不以爲意祿山反陷于賊受祿山
爲賜後竊歸坐免官故至貧窶惟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
與之甫集有醉時歌云得錢卽相覓沽酒不復疑謂此也

賴有蘇司業

賴一

時時與酒

投哥舒開府翰三十韻

哥舒翰其先蓋突厥施
奠長哥舒部之裔也

今代麒麟閣

漢武帝獲白麟遂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像宣帝甘
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

二人於何人第一功

高祖論功行封

君王自神武

君王謂玄宗也漢刑

麒麟閣

二人於何人第一功以蕭何爲第一君王自神武

傑

玄宗卽位自負神武好開邊境駕馭英雄之士以爲將帥哥舒

傑翰於天寶十一載加開封儀同三司得自選將抹參謀甫意哥
舒特膺帝眷必立大功爲當代麒麟閣第一人有如漢之蕭

何也唐制開府儀同三司

二司者三者三公也從一品官也

論

君能駕馭英雄略地一作妙

開府當朝

以傳箭爲號

閼空謂此征突厥西伐吐蕃也翰嘗

攻吐蕃石堡城遂以赤嶺爲西塞

以傳箭爲號

青海無傳箭

胡人海起兵畧畧取也兩

或曰守城之法更夜傳箭以警其睡也青海軍中夜傳箭以守無

傳箭言無警也翰嘗築城青海上吐蕃攻破之移築於龍駒島而

以傳箭爲號

略地一作妙

畧畧取也兩

吐蕃不敢近青州十二州志臨羌縣西有卑禾海謂之青海

以傳箭爲號

天山早挂弓

天山卽祁連山匈奴謂天爲祁連今

鮮卑語然祁連山在伊州一名雪山挂弓言休兵

以傳箭爲號

廉頗仍走敵

以傳箭爲號

也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闕

以傳箭爲號

魏絳已和戎

以傳箭爲號

謂敵旣竄走畏翰之威如良廉頗也史記本傳廉

趙之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擊燕封信平君

魏絳始有金石之樂也

以傳箭爲號

謂戎來東和感翰之德如感魏絳也左氏襄公四年傳魏絳勸晉

侯和戎有五利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旣而鄭人賂

晉侯以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內

以傳箭爲號

九合諸侯如樂之諧請與子樂之於是魏絳始有金石之樂也

以傳箭爲號

每

以傳箭爲號

惜河隍棄

河隍乃河曲築隍以備寇也。吐蕃傳。叶蕃本西羌屬散處河隍江嶠間。王忠嗣守河隍爲寇所敗。惜其弃

之已久未收復也。

新兼節制通

二載春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翰天寶十一載冬入朝呈攻守計十

蓋以河隍之久弃欲得翰收復之故使之節度河西也。

入冠諸公

翰旣建節而出明年遂復河源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此言收復開拓之功也。按翰傳云攻破吐蕃共濟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此所謂日月所臨特低秦氏乾坤所包特堯漢宮也。

吳人愁逐北

謂翰之感武胡人愁其攻逐而敗北矣。漢書音義師收曰北。按翰本傳叶蕃候積石軍麥

熟歲來取幹乃使王難得楊景暉設伏東南谷取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號甲將就田翰自城巾馳至麌關虜駭走追此伏起悉殺之隻馬。

宛馬又從東

宛於爰切國名。謂胡人旣以敗北畏翰之威復以宛馬來歸獻也。此皆援以爲喻以美翰爲言非所謂真獻馬也。按漢武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

馬來歷无草徑千里循東道阮籍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受命邊沙遠

邊沙一作軍麾邊沙指河西以翰嘗爲河西節度使也

歸來御席同

言翰復河隍功成而歸寵宴之盛也。

軒墀曾寵鶴

言翰之膺寵非如衛公有東軒之鶴也。左氏閔公二年傳狄人

將大得焉。非龍非鷇非虎非熊兆得公侯。

天翰有如文王卜田而得呂望也。

茅土加名數

翰

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

祿位余焉能戰。或者曰按杜預注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夢弼謂公借用之非爲病也。○言帝得

畋獵舊非熊

太公六韜文

翰有如文王卜田而得呂望也。

茅土加名數

言翰有如文王卜田而得呂望也。

進封西平郡王也。天子大社封五色土爲壇。凡建諸侯受天子大

社之土各割其所封之方色土與之。東方青土他如其方色加以

白茅授之歸國以亢視燾以黃土荳以白茅。茅取其絜黃取王者

覆燾四方等其爵位輕重以爲之名數也。左氏傳名位不同禮以

數異

山河誓始終

言翰

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次杜業納說曰迹漢功臣亦

皆創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

契合動昭融

昭融

之哲鑒也。翰之用謀與帝意合故能聳動於帝也。

勲業青冥上

言翰以計謀用兵不假戰伐故云遺也。

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申以丹書

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次杜業納說曰迹漢功臣亦

皆創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

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次杜業納說曰迹漢功臣亦

皆創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

已自白頭翁

交

親氣槩中

言翰以死義感乎人也。

未爲朱履客

史記春申君傳趙使欲夸楚爲玳瑁簪刀

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已自白頭翁

是一作見甫自言未爲翰之上客而

頭已白矣惜乎不爲翰之春遇也

壯節初題柱

甫自謂壯節有題柱

之志成都記城北七里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橋後故以傳車至其處

轉蓬

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古樂府詩爲客若轉蓬

王孫不歸來綠盡池邊草梁元帝詩

甫謂未能歸

幾年春草歇

甫謂未能歸故鄉也古詩

既看春草歇謝靈運詩春草亦未歇

氏春秋阮籍詩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

甫謂未能歸

今日暮途窮

甫自嘆其衰老也魏

而返顏延年詠阮步兵詩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作郎都督楊州復參石苞驃騎將軍事楚旣負其才氣頗侮易於

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隙遂媾効參軍不敬

府主楚旣輕苞遂制弛敬自楚始也予按別本一作鄉里輕周處

晉書周處字子隱膂力過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

曲患之慨然改勵投水

博岐而反鄉里相慶

一作將軍拔呂蒙○行

識甫於微賤有如呂蒙也吳志呂蒙傳蒙吳人字子明少隨鄭當

掌擊賊職吏輕之蒙殺吏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言於孫策策奇

之引置左右又孫權傳權自仲謀權遣趙咨往使魏魏主問曰吳

何善主咨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間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

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

一作防身有長劍一作腰間

有長劍楊子呂子篇劍可以

愛將欲倚崆峒

一作聊亦倚崆峒崆峒山在岷州之西正當

吐蕃所入之道甫將欲以見崆峒從翰守節

身鎮也荆楚故事宋玉大言曰

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

